

绝色

女

大连出版社

〔美〕

杰奎琳·布里斯京 著

艳 女

〔美〕杰奎琳·布里斯京 著

刘 珏 孙 涛 译

刘 玲 赵 静

陆 鸿 春 校

17713

艳 女

【美】杰奎琳·布里斯京等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联合路联兴巷19号 江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360,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16

印数1—4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晓 溪

责任校对: 李 黎

ISBN 7—30555—022—0/I 1

定价 5.60元(母套)

内容及作者简介

杰奎琳·布里斯京——在这本情节紧凑，人物生动，以好莱坞惊人奢华生活为背景的最新杰作中，杰奎琳继前四部轰动全世界的畅销小说和终于再度满足了千千万万屏息期待着她的新作品的读者和书评家。杰奎琳生于伦敦，从小在好莱坞比佛利山长大，对于这一片世界焦黑的银色圈子和这一群闪烁灿烂的银色男女，了如指掌，刻画尤深，本书登榜长达三个月。

《艳女》——一个天生丽质，才艺兼具的超级明星，一个纵横服装界的年轻女强人，一个身世显贵，内心黑暗的女继承人——当这三个拥有美貌、财富、名声和事业的女人浸淫在五光十色的好莱坞时，从洛杉矶、曼哈顿、墨西哥、罗马、巴黎到伦敦，友谊的亲密温暖和痛心裂痕，事业的成功昂扬和挫折打击，爱恋的疯狂执迷和波澜起伏，而情欲的煎熬之中……

主 要 人 物 表

玛丽琳·卫斯——艺名费诗雨，美丽善良，在其母有意栽培下，踏上星途，一帆风顺，成为影坛长青树。可是爱情路上，命途多舛，嫁给了她爱人之父傅乔书。

罗依·卫斯——婚后改为霍罗依，玛丽琳之妹，后来成了女企业家，可是却得不到美满的婚姻。

艾希娜——是有钱的女继承人，也是罗依的好友。英国贵族爱她，鸷鸷不驯的艺术家爱她，甚至和她儿子同龄的年轻男人也爱她，可是早年被其父强暴，烙下残酷的心痕，使她再也无法接受爱。

诺兰彼——玛丽琳、罗依之母，是个勇于改变命运的坚强女人，低俗有趣。

傅乔书——好莱坞名编剧，才华横溢，交游广阔，脾气粗暴，娶了儿子的女友玛丽琳。

傅碧婕——傅乔书之女，是玛丽琳同班好友，热情爽直。玛丽琳后来虽然成了碧婕的继母，可是碧婕仍是玛丽琳一生最好的挚友。

傅林克——傅乔书之子，玛丽琳的爱人。因战时误传了傅林克的死讯，致使其父接受了他的女友。

霍拉格——工人之子，出身微贱，是个鸷鸷不驯的作家，艾希娜对他青睐有加，为他珠胎暗结，终因社会地位悬殊，被艾家家人拆散。霍拉格后来娶了罗依，却又和艾希娜共赋同居。这复杂的三角关系，终于导致……

三十六

林克付过出租车钱，和玛丽琳一齐走到这栋旧宅的门前。朝阳普照，林克深深地注视着这久违的家园。

坐了一天一夜的飞机，玛丽琳和林克相偕回家，心情复杂万端。

看着这栋房子，使林克忆起他的少年时光，还有死去的母亲，活着的父亲。

世事沧桑。

玛丽琳一直拉着他的手。

“说也奇怪。”林克困惑地说：“这房子又象比我印象中的大，可是又象比我印象中的小！”

玛丽琳正想把钥匙递给林克，没想到，门突然开了，列比跃了出来，一把就抱紧了妈妈。

她把儿子高高举起，亲了又亲他的两颊和前额。

这时她才从前门望了进去，傅乔书正站在大厅中，门内的阴影，使他看起来好象在脸上蒙了一层面纱，一时之间，很难看清他的表情。他高大厚实的身驱屹立在那儿，仿佛是一尊罗丹的雕像。

这两个人的翩然到来，搅动了早晨的宁静。

“林克……”傅乔书声音沙哑。

“爸爸……”

傅乔书蹒跚着走了几步，一个踉跄，忙把双手支在前面的桌子上，才稳住笨重的身驱。若不是那张桌子，他整个人眼看就会支不住，倒在地上。

林克连忙快步迎上。

父子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傅乔书后退一步，重新审视着眼前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就好像他出生时，第一次端详他一样。

“真是林克？”

林克擦了擦鼻子，显然他是哭了。

“哈兹先生在做什么啊？”

列比好奇地问道。

“哈兹先生……就是爸的儿子。我就是林克……你知道林克吧？”林克说道，并指着客厅大钢琴上，一直放着的林克幼时的照片。

感极而泣，傅乔书也老泪纵横。

玛丽琳看到父子重逢，心也放宽了。瞧瞧，那一样高的鼻子，一样黑褐色的头发，一样的泪眼相望。可是，傅乔书到底是老了，相较之下，林克毕竟是年轻的。

“太好了！太好了！”傅乔书一再说道。“我真不敢相信你还活着，军方说你已经死了！”

“说我死了是夸张了些，事实上，我是在日军的战俘营中。”

“战俘？”

“日军在海中救起我，到了菲律宾，就把我关在战俘营中。”

“可是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么多年了！”

“这个……这个……当然就另有缘故了！”

傅乔书又擤了一把鼻涕。

“那么，你一直住在某处啰？”

“我一直住在底特律。”

“底特律？”

傅乔书听了心一惊，他蓦然回过头，用那双泛着泪光的眼睛，望着玛丽琳。隔了好几秒，他象是想起了什么，又重新跌回现实，镇定住自己。

“大家光是站在这儿做什么啊？”他大声叫道。“林克，你起来，别去想其他的事了！皮西！卡洛琳！你们都过来，看看谁回来了！”

傅乔书激昂欢愉的情绪，感染了大家，仆人又开始张罗第二顿早餐。

玛丽琳走上楼去，洗澡更衣，以松弛一下紧张已久的神经。她回想方才丈夫对林克兴奋的拥抱，泪影中的欢乐。啊！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事，都是千真万确的事。

这是一面，是老父迎接爱子起死回生的慈怀。

可是另一面呢？

他同时也是他的情敌。

先别去想那么多。

当玛丽琳再度下楼时，父子两人正在早餐桌上一块饮酒，全神贯注地谈话。玛丽琳悄然走了进去，在傅乔书的对面坐下。

“列比现在就住在你以的房间里。”玛丽琳听着自己的丈夫正在说道。他一面滔滔不绝地谈着，一边频频为空酒杯斟满了酒。“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实在是很好的事。林克，这得归功于你母亲，布置了这么舒适的一个家，玛丽琳也很喜欢……林克，我还要听听你说，到底是怎么会误传出你的死讯呢？”

林克开始述说，当初飞机是如何被敌机击中，他又如何被日本的医务兵从海中救起。

当林克和父亲谈话时，玛丽琳发现，他的心理还是很难保持平衡。相反，傅乔书却表现得雍容大度。这两个男人，是人生战场、情场的敌手。可是根根相纠结，叶叶竞飘扬，血脉相连，父子之情，到底是难以割舍。

皮西端上了小牛肉、烟熏鲑鱼和精美的菜肴。另外端上一壶茶，茶具还是前妻傅太太安妮亲手挑的。卡洛琳不久也微笑着端上她刚才特别烘制的西点，并说：

“林克，我知道你是最爱吃这些点心的！”

傅乔书拿了一个点心，放在林克的盘子里，嘴里一直喃喃说道：“感谢上帝，我的儿子竟然回来了！”

为了表示高兴，傅乔书一连痛饮了好几杯，又饱食一顿，可是林克和玛丽琳，却一点东西也吃不下。

“小子，你实在行，还得了普立兹奖？”

“你不是也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吗？”

“可是《岛》绝不是偶能得之的作品，你也不必过谦，这点我是懂得的。”说着，傅乔书伸出手，逗弄着林克的下巴。仆人已经退下，傅乔书独自滔滔不绝，说个不休。

玛丽琳实在不想听下去，也按捺不住心头的那份焦急。

“傅乔书，你可接到我拍给你的电报，让我解释——”

“我当然接到了。”傅乔书很快把话题带过，又把话题扯到蒙格纳公司老板和签约的事上，长篇大论，又说了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这时林克也急了，不由得插嘴说道：“去年六月，我到制片厂去看过玛丽琳。”

傅乔书跳了起来。

“老天！”他猛地拍了拍脑袋瓜。“我们怎么忘了碧璇

呢？这天大的喜事应该让她知道才对啊！如果我们没告诉她，她会骂死我了。碧婕嫁给莫里生，现在是莫太太了。莫里生这小子挺不错，今年还是法律系大学四年的学生。这两个小孩，有一天突然把婴儿带回给我看，我才知道自己当了外祖父。保密功夫真算到家了。——小外孙儿叫安妮，林克，她可真象你的母亲。”

说着，他就走过客厅，打电话给碧婕。他大声说道：

“你的哥哥没死，活着回来了。绝对没错，他活着回来了。”

林克放下咖啡，一扬眉，几道抬头纹显而易见。

“我真没想到爸对我会这么热情。”林克说道。

“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把话对他直说。”

“玛丽琳，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唉！可怜的老爸爸，其实他是需要时间好好考虑。”

“林克！”傅乔书在电话机旁大叫。“来和你妹妹说几句话。”

没多久傅乔书就邀约来一大群朋友。第一个赶来的，就是碧婕和她的丈夫莫里生。莫里生是一个高大、有一头浅茶色头发的人。小宝贝安妮也来了，小嘴角边还淌着口水。此外还有一些亲戚，碧婕的姻亲。还有派拉蒙公司的大老板法兰克，以及傅乔书的一些朋友。

傅乔书愉快又热情地向每一位宾朋敬酒，到处都听得到他爽朗快活的声音。穿着制服的佣人，忙着端上一道道菜肴。玛丽琳虽然早已习惯了这类豪华的宴会，可是，她的心情又象回到了旧日，最令她难忘的那场悼念林克的盛会。她的心，一直飘忽不定，她尽力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扮演好今晚女主人的角色。

碧婕、莫里生、傅乔书还有许多女士都包围着林克，女士们热情地吻着他，弄得林克两颊满是唇印，男人也拍拍他的肩膀。玛丽琳不断地听到许多人向林克致贺，他因《岛》一书而获得了普立兹奖。

在群星拱月的赞美声中，玛丽琳在一旁静静地观望着林克。这似乎是她第一次正视他，他天生就该属于比佛利山。在这儿，他似乎显得更迷人也更易怒，可是，神色之间，却有着甜蜜的陶然。

列比在人群中到处钻动。对他这个新蹦出来的大哥，他真是有太多的好奇。

等到罗依和诺兰彼到达时，玛丽琳觉得自己在大厅中，再也混不下去，即使再拖一分钟，她都会窒息而死。没跟任何人说明一下，她就逃到楼上去了。踢掉高跟鞋，把自己掷向丝质柔软的床上。

她就这样睡着了，睡得好沉。

开门的声音惊醒了她，外面都黑了，玛丽琳根本不知道现在是几点。

她感到傅乔书在开灯，开门，摇摇摆摆朝床这边走来。

“让我再睡睡！”她喃喃说道。

他巨大的身子躺下时，床上的弹簧都被压扁了。他身上还留着宴会上的烟、酒、食物残留的味道。

“我的天使！”他喃喃地说道。

他伸手抱住她，然后腿也伸过来，他的手又移下来撩拨她的裙子。她在睡意朦胧中，突然了解了他的意图。

“不！”她断然地说道。

“好，依你！依你！”

纵然是温言软语，可是他的手并没有停下来，反而更兴奋火辣，褪下他丝质的内裤。……

他猛不防被她推开，摇晃着扶住梳妆台才稳住脚。他顺势打开她放在梳妆台上的皮包，把里面的东西胡乱地掏出来看，只听到叮当一声，有一个发亮的东西掉在地上了。玛丽琳虽然泪眼模糊，可是她仍然认得出，那是林克的戒指。

他踉跄地步入浴室，她听到冲水的声音，然后又是冲马桶的声音。

当他回房时，他走到床边，咬牙切齿地对她说——“你是我的！”

他哭泣着倒在床上，没一会儿，就开始打呼了。

她颓然坐在床边，想着傅乔书今晚对她身心的戕害。她脑海中只想着一件事——她要抛下这个丈夫，离开这个家。

三十七

罗依坐在楼梯上，吃着小牛肉和沙拉。下层的楼梯，撒着吃了一半的空盘子，那是碧婕和她丈夫一分钟前丢下的。刚才威勒打电话来，要他们一起去看他为林克冲的快照。

罗依坐在楼梯上，上身穿着粉红色的羊毛衣，下面穿着樱桃红的斜纹裙子。她今天刻意地峨眉淡扫，棕色的头发，烫了卷发。虽然不能和她美得出众的姐姐相提并论，罗依委实也称得上是一名美慧的女人。

几年前，她曾经告诉过艾希娜，她要做一个平凡的人。说这话时，句句是实。对罗依来说，这个光芒万丈的姐姐，处处专美于前，所以，她宁可从平淡处，表现出另一番风韵。

去年，从加州大学毕业后，她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这份工作，也可以说是她一生事业的起始。

她的老板，就是经营“派西亚”服饰公司的裴氏夫妇。“派西亚”服饰店，位于比利佛山的南区，卖的是尖端流行的昂贵服饰。“派西亚”的顾客，都是比利佛山区最有钱的女人。起初，裴氏夫妇雇她记帐和做一些秘书工作，但因为罗依常在顾客犹豫不决时，适时加以指点，使她们能穿戴得更加出色，结果宾主尽欢，裴氏夫妻非常赞赏她的才能，马上就为她调了两次薪。

听到楼梯传来脚步的声音，罗依马上警觉到有人下来了，忙把碧婕和她丈夫的盘子拿起，回头一看，才发现下来的人正是她姐姐玛丽琳。

“喔！玛丽琳，你起来啦！”罗依愉快地说道。这时，她

注意到玛丽琳睡衣的扣子都扣错了，显然心绪十分烦乱。

“玛丽琳，你是怎么了？”罗依趋前问道，心中十分关切。

“林克呢？”

罗依刚到不久，玛丽琳就上楼去休息了。她看到玛丽琳上楼前，和林克对望了一眼，才离开人潮拥挤的大厅。

罗依不敢回她的话，故意叉开说：

“玛丽琳，你看起来神情憔悴，为什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呢？”

玛丽琳眼神惊惧，害怕地回望卧室一眼。

“不！我不回卧室！林克在客厅吗？”

“刚才还看到他在那儿，威勒先生正在替他拍照。”

这时，诺兰彼大笑的声音，从餐厅传来。精力充沛的她，穿着不惹眼的衣服，正周旋在一群影业名流之中，以她一口粗哑的南方腔，在那儿高谈阔论。在人群中，她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

“玛丽琳，其实你也该起来了！瞧瞧！妈妈代你当了女主人！”

“我只要林克！”玛丽琳一双神色忧郁的大眼睛，好象随时都会哭出来。

罗依挽着姐姐娇小的身躯。

“别哭，我了解你的心情！”

眼一眨，两行清泪就落在玛丽琳苍白的脸上。

罗依被她这一哭，也不知该怎么是好，忙着安慰她说：

“好！好！我这就去找林克！”

这时，一个红发的矮壮男人推门而入。

“玛丽琳，真没想到林克会回来了，这消息真令大家震惊！我们也都为博乔书和你高兴！”

“嗨，瑞莫先生，”罗依代她的姐姐招呼客人。等他朝餐室去时，她放低了声音说：“玛丽琳，你还没梳妆好，站在这儿总不行！”

玛丽琳一言不发，就朝前门走去。

“门外寒冷得很啊！”罗依叫道。

玛丽琳也不理睬，伸手去开门，一侧身，就走了出去。罗依不禁感叹道爱情的魔力真大，她真担心玛丽琳穿着这么单薄的睡衣，会不会冻坏了？

看她今天的举止，似乎是什么也不顾及了。

罗依开始到客厅去寻找林克，可是到处都没有看到他的踪影。既不在大钢琴旁，也没看到他和任何宾客谈天，也不见他去吃东西。

她又走到热烘烘的厨房，问了卡洛琳和皮西，他们也说好一阵子没看到林克了。

罗依快步跑上楼，看到碧婕以前住的房间的门是开的，小安妮正扶着小床的栏杆，站在小床中。

这时，有一道摇曳的光影，从列比的房间中流泻而出。

她听到林克和列比谈话的音声。

罗依心头一惊，列比的房间，正是林克以前居住的房间，他真和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一起在里面玩游戏？

是幻是真，她没弄错？

罗依不禁问道：

“林克，真是你在里面？”

她推开门，只见两兄弟都坐在地板上，中间点着一支大

蜡烛，火光闪映。

“林克！”罗依开了灯。

“罗依阿姨，把灯关掉！”列比大声叫道：“我们两兄弟正在点营火露营！”

“嗨！小列比！”罗依说：“林克！玛丽琳正到处找你，她急得不得了！”

“走开！罗依阿姨！”列比叫道：“我们玩得好高兴，你不要来打扰我们！”

林克熄了火焰，对列比说：

“下次再玩，今天玩到这儿！”

他跟着罗依走到楼梯口时，悄声问道：

“玛丽琳现在在哪里？”

“她从前门出去，站在外面呢！”

林克那只受过伤的腿，似乎不易听使唤，无法快步跑下楼。两人走下螺旋楼梯，直朝前门走去。

显然，这对情人，心中的狂焰仍是那么炽热。事情既然有了这样的变化，傅乔书的处境显然会十分尴尬。

对林克何以在这时回来的事，罗依知道的也不清楚。她突然想到小列比，觉得自己应该回过头去看看他。

门一打开。

玛丽琳发现那个人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林克。

“玛丽琳，你这样子会冻坏的！”林克忙脱下自己的外套，裹住她的身体。“宝贝，你怎么会站在这儿？”

她一把抱住他，那是真实的他，终于见着了，一颗心也定了下来。她思考自己该怎么办才是。毕竟，傅乔书还是他的父亲，她知道，林克在内心深处，还是爱着他的。

我能怎么说？——

“我……我没什么。”玛丽琳支吾着说。

他用手指抬起她的下巴，俯视着她。他的脸，在晚上的灯光下，看似半明半暗。

最后，他才慢慢地说：

“好一阵子前，我看到爸上楼去了，是吗？”

“他上来睡觉。”她说。

“他说了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

“玛丽琳，你没骗我？”

记忆又折磨着她，那酒味，那象北极熊一样重的体重压着她。还有，那深入她体内的痛苦……她忍不住全身颤抖……。

“天啊！玛丽琳，他可是对你动粗？打了你一顿？”

“不……”

林克问不出原因，不死心地继续盘问下去。远处，狗的吠声此起彼落，叫个不停。

“我不要他！”她呜咽地说。

“他对你用强是吗？”

“我不要——我不要——”

林克全身都僵了，眼也直了。隔了好一阵子，他才平静地说：

“我带你离开这儿！”

没带任何行李，玛丽琳只披了一件林克的外套，就驶向南方一家相距一英里的汽车旅馆。